

每日譯報叢書(1)

國際婦女動態



譯報社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5521B

限 期 表

注意：號碼如有錯誤請在還書時
聲明以便更正

| 借 號 | 借書日期 | 還書日 |
|-----|------|-----|
|-----|------|-----|

117171
 1938.11.14
 1938.11.14



~~117171~~

版 出 社 報 譯 日 每 商 英

1938.11.14
117171

~~1516814~~

注意：如有錯誤請在

更正

國際婦女動態

目 錄

4.3

4

頁 次

蘇聯的婦女

蘇聯婦女在政治上的地位

Krupkaya (1)

婦女在蘇聯

M. Kidova (1 1)

蘇聯婦女在選舉中

Lene. Perg (1 1 5)

西班牙的婦女

西班牙的婦女

Falcon (1 1 1)

西班牙婦女領袖多樂絲

Falcon (1 1 5)

中國的婦女

中國婦女的反侵略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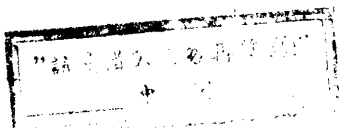
Tang Shin She (1 1 9)

戰時中國婦女新動態

Shanghai Evening Post (1 1 5)

目 錄

1



暴風雨中的中國婦女..... E. Demaiter (四七)

『中國游擊隊之母』..... Shanghai Evening Post (五二)

中國農婦組『鐮刀隊』上前線..... Shanghai Evening Post (五五)

戰時歌女在漢口..... Shanghai Evening Post (五七)

女童子軍活躍在抗戰中..... Bruno Kroker (五九)

日本的婦女

日本女子的社會地位..... Utley (六六)

戰時的日本婦女..... Science Monitor (七五)

女警察及女學生的軍事訓練..... 上司小劍 (七九)

德國的婦女

納粹統治下的德國婦女..... One of Them (八三)

附 錄

列寧論婦女解放..... Jean Bruhat (八九)

編輯後記..... (九三)

蘇聯婦女在政治上的地位

Krupskaya

我們的人民準備參加蘇聯最高蘇維埃——國家政權最高機關的選舉。它將解決有關於我們偉大祖國命運的最重要的問題。報章上滿載着所提出的候選人的名字，照片並且描寫着他們是何種人物，在其活動領域內有何種功績，以及他們爲什麼值得選舉人的信任。

這不僅是政治的領袖，科學和藝術的活動者，科學院的委員、作家、優秀的飛行家、水手、士兵，不僅是全國聞名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最大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在候選者中，有很多新的人物，他們從事於下層的、日常的實際工作，表現出他們自己無限的組織天才，偉大的堅定，了解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政治的鍛鍊。

在候選人中有很多婦女，從工廠及製造廠出來的女工，集體農場的農婦，耕種機的

女駕駛員、女教師、參加史太哈諾夫運動的婦女，獲得獎章的婦女，社會婦女，各種民族女性，就她們的履歷，可以看出她們是在鬥爭中生長和鍛鍊起來的。

史太林憲法第一百廿二條說：『蘇聯的婦女在經濟、國家、文化及一切社會政治生活各領域內與男子享受同等的權利。』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爲着婦女的完全平等而奮鬥，列寧曾經爲此而奮鬥，史太林以及我們整個的黨，正在爲此而奮鬥。一九〇三年在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黨綱中，已經說到，男女公民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選舉權的必要。在資產階級國家中，婦女甚至於沒有法律上的平等。在日本、瑞士、法國、比利時，她們的選舉權是被剝奪了，在法西斯德國對於婦女特別侮辱。

蘇維埃政權在俄國推翻了沙皇制度之後，立刻把婦女一切權利與男子平等起來，蘇俄第一次的憲法，是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第五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在這個憲法中，賦予婦女以選舉權，沒有任何的限制。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黨的中央委員會召集了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這個大會上，列寧出席演說。他說：『如果沒有大部份的婦女勞動者來參加，社會主義的轉變將成爲不可能。』又說：『只有社會主義的制度，才能夠保證婦女實際上的平等。』

『婦女的地位到現在還是那樣，可以稱爲是奴隸的。婦女爲家庭的經濟所束縛，祇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把她們從這種狀況中挽救出來。祇有那個時候，我們才能夠從小規模的經濟移到公共的，以及移到土地的共同耕種。』

『祇有那個時候，婦女才有完全的解放。』

婦女和女工在農村婦女中進行過很大的工作，女工爲着親屬或者因事回到農村，就親近農婦，幫助她們經營，替她們照顧小孩，對她們談到政治和蘇維埃政權。

在內戰時期內，不僅女工，而且農婦的廣泛階層，都張開了眼睛，明白誰是仇敵，誰是朋友。在內戰中，農婦和她的父親、丈夫，以及兄弟共同反對白黨。

渺小的個人經濟，壓迫農婦困守家庭，阻止了她們視綫的發展和擴大，使她們成爲

無知無識，這是沙皇制度所遺留的。

當集體農場運動開始的時候，集體農場中的農婦覺醒了，並引起她們求知的欲望，她們想消滅自己的無知無識。現在她們帶着小孩參加座談會。從一九二八年開始，有百萬農婦都學會識字。

下列一表可以表明全體蘇維埃代表中婦女百分數的增加：

| 年 份 | 城市蘇維埃委員 | 鄉村蘇維埃委員 |
|------|---------|---------|
| 一九二六 | 一八·二 | 九·九 |
| 二七 | 一九·六 | 一一·二 |
| 二九 | 二四·六 | 一八·八 |
| 三一 | 二五·九 | 二一·〇 |
| 三四 | 三〇·四 | 二六·二 |

就我們所見，遠在一九二六年，農婦雖有一切的權利，但她們很少利用它。從集體農

場運動開始以來，她們很快地趕上城市的女工。

回憶斯大林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召集的第一次全俄集體農民——突擊隊代表大會上的卓絕的演說。他說：

「至於說到集體農婦本身，那末她們應當記得集體農場對婦女的力量和知識，應當記得只在集體農場中她們才有與男子並足而立的可能性，沒有集體農場就是沒有平等。在集體農場中才有權利的平等。讓集體農場的女同志們記着這一點，讓她們了解集體農場制度是眼珠。」

集體農場的農婦深深地了解斯大林同志的這些話。集體農場的農婦成爲力量了。她們了解集體農場制度是眼珠。

但斯大林憲法第一二二條不僅說到婦女的平等，它又說到使賦予她們的權利能夠實現的那些具體條件。憲法第一二二條的第二部說：

「婦女這些權利實現的可能，應以賦予婦女與男子勞動，勞動報酬、休息、社會

保險，教育的平等權利來保證，國家保護母親與兒童的利益，賦予婦女在受孕時的工資，廣泛地展開接生醫院，兒童院及幼稚園的網絡。」

第一二二條與斯太林憲法的整個內容本體上聯繫着。這一條文與一一八條也有本體上的聯繫，後者說到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勞動的權利。

參加斯太哈諾夫運動的女工和農婦，把勞動不僅看做工資的源泉，而且把牠看做鞏固公共財富的工具。

列寧遠在蘇維埃政權初期，就已闡述其有意義的社會主義競賽，在近年更廣泛地開展起來。這遍及於工廠和製造廠，從女工中鍛鍊出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優秀的女英雄，從事於光榮的事業。

被選入最高蘇維埃的女工，將精密地應付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她們一切都要加以思索，不使有絲毫的浪費。

爲要成爲真正的主人，應當明白事業，了解事業。力量是在知識之中。我們在蘇維埃

89

婦女中看到求知的偉大慾望。她們了解斯大林憲法第一二二條本體上與一二一條相聯繫，後者說到教育的權利。她們奮勇地學習，根據自己的經驗，明白知識的不足如何地阻礙她們，她們將熱烈地關心如何能夠把這一條文，好好遵守。

此外，她們是母親，她們願意爲小孩打開求知的一切途徑。她們對這是不屈服的。在最高蘇維埃的選舉人中，提出許多女教師，這些人竭其全力來提高我們祖國任何一隅的知識水準和文化水準。

特別是近年來。在技術專門學校讀書的婦女數目增長了。一九二八年婦女在技術專門學校讀書的只有七萬三千三百人。至一九三六年已有二十八萬九千人。女孩們不僅到醫學校、師範學校、和藝術、技術專門學校讀書，——那裏在一九二八年時婦女已佔大多數——她們又到社會經濟農村經濟技術專門學校讀書，到工業建設和運輸技術專門學校讀書，在一九二八年那裏只有婦女四千四百人，而在一九三六年她們已有五萬九千三百人。在高級學校學習的婦女在一九二八年有四萬八千人，而在一九三六年

已有十九萬八千五百人。

憲法第一二二條與一一九條有着密切的聯繫，後者說到休息的權利，除却工廠、集體農場和職務的勞動之外，婦女常是家庭工作的荷負者，此種工作吞蝕了她們的時間，她們的注意力。兒童院和幼稚園的建設，減輕了婦女們對於小孩的關心。

一九一四年到幼稚園的小孩只有幾千人，而在一九三六年已有四百二十七萬一千人，只有蘇維埃政權能夠捨去婦女日常的小工作，不剝除她們女性的歡樂。爲要使婦女正確地學會教育她自己的子女，婦女不僅要會勞動，而且要會休息。

憲法第一二二條與第一二六條本體上相聯繫，後者說到社會工作，蘇聯公民廣泛的、自動的組織，說到黨的作用，蘇維埃的婦女在蘇聯已成爲社會的婦女，她們在此種工作中長進起來。

技師——技術工作人員婦女的運動，高級軍官妻子的運動，表明現時各階層的婦女如何廣泛地被吸入新生活的建設中去。科學工作人員等人的妻子已經不再蟄伏於

狹窄的家庭一隅，不再過公共利益以外的生活，她們開始跟羣衆工作，幫助羣衆，並在羣衆中學習。

一九二〇年二月，因為莫斯科蘇維埃的選舉，列寧曾經說過：

「我們應當使婦女——女工，不僅達到法律上，而且在生活上與男子——男子的平等。爲着這，應使婦女——女工，多多地參加公共企業的管理，國家的管理。婦女迅速地學習管理，而且趕上男子。」

「多多地選舉婦女——女工，到蘇維埃中去，不管是女共產黨員或者無黨籍的。只要是誠實的女工，會做正常的工作，縱使是無黨籍的，也選她到莫斯科蘇維埃中去！讓在莫斯科蘇維埃中多些婦女——女工！讓莫斯科的無產階級證明他們預備好一切爭取勝利，反對陳腐的不平等，反對腐敗的，資產階級的對婦女的輕視。」

「無產階級不能達到完全的自由，如果不爭取婦女的完全自由。」

伊里奇這個號召就在現時也有意義，現時正在進行最高蘇維埃的選舉，以及負責

崗位的選舉。但自一九二〇年以來，黨關切蘇維埃婦女的長進，提高她們的覺悟，積極性。誰都知道斯大林同志如何關心這件事情。

被選到最高蘇維埃的婦女，獲得蘇聯人民最佳的信仰，她將堅守我們的勝利，她將激烈地反對阻止我國力量底發展，社會主義力量發展的一切企圖，反對托洛次基、布哈林派惡徒，後者是出賣黨，企圖恢復剝削制度，地主、資本家政權，想使新時代婦女仍為無權利的女奴隸。

我們祖國的婦女與地主、資本家作過鬥爭，在內戰戰綫上作過鬥爭，在經濟和文化——生活戰綫上，作過鬥爭。她們在最高蘇維埃中也會保獲我們的成就，她們在那裏會把共產主義的旗幟舉得更高。

(蘇聯 Pravda) (楓譯)

婦女在蘇聯

M. Kidova

「婦女在蘇聯，和男子們同樣地享受着平等的權利，在經濟的、國家的、文化的、社會的和政治生活的各種領域裏。」——憲法第一〇一二條。

蘇聯政府第一次通過的，就是這一條關於婦女們應和男子們同樣地享受平等權利的法令。

在內戰和國際干涉的時期裏，有好幾千的婦女，手執武器，加入紅軍和游擊隊，與男子們並肩地衛護着年青的工農蘇維埃權力，女工和農婦們耐受着極度的貧困和艱難，爲了加強作戰的陣線而動員所有她們可以用的力量和資力。

當經濟泉源已被帝國主義和內戰所破壞而正在重新建設的時期，蘇維埃婦女都走在伊里奇的標語之下：「每個廚娘該學習着如何管理國家！」

在這些年裏，千百萬的婦女，開展了她們底累積的經濟經驗，幫助着蘇維埃，從事於反抗貧困、愚笨、和反抗古老的成見和奴隸般的生活方式底鬥爭。

在同時，開始了一種羣衆運動，是爲着清算一般的和政治的愚盲。大量的婦女都走進專門學校和工廠學校裏去。

特別爲人所稱道的是遠東各共和國如烏茲柏克、安柴培根、吐谷曼等處的婦女。這些從前和世界被面紗隔離得遠遠的奴隸，已突進地跳過了幾個世紀，剷除了前進途上一切的障礙，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力併合在一起。烏茲柏克、安柴培根、卡兒馬克、吐谷曼、卡薩克各北方原始部落的婦女，已和俄羅斯姊妹們並肩地參預了工業的和農業的部門，例如在各蘇維埃裏當高級政府組織的委員，在畜牧場和棉花區裏當製造所的管理者和領隊隊長。此外還有學者、教師等等。

蘇維埃婦女，在社會革命勝利之後得到了些什麼權利和如何使用着這些權利呢？在一九一三年帝俄時，大約有六千萬的婦女在工廠裏做工。在一九三六年單單重

工業和建築業就僱用了三七五·〇〇〇的婦女，在一九三六年，女工和僱傭者的總數是八·四九二·〇〇〇，佔工人總數的三四%。

在帝俄時，三分之二的女工受僱於紡織工廠，現在她們却做着各種不同的工作了。例如，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時，婦女受僱於重工業的有二·九〇八·〇〇〇人；在建築工業有四〇二·〇〇〇人；在國有農場和汽車及飛機場站有六二八·〇〇〇人；在運輸業有四二六·〇〇〇人；在商業和食物工廠裏有七八一·〇〇〇人；在其他各種的國家建設事業裏有二·二五八·〇〇〇人等等。

蘇維埃年輕的女孩子們，可依着她們的個性和嗜好，從事於各種的事業。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時，有八一·六五三女的孩子在重工業部門裏學習着；二·八〇五人在化學工業裏；二·一三〇人在鍊鐵工業裏；一九·二一五人在機械工業裏；二·一一二人在皮革工業裏；八·七六七人在縫紉工場裏和五·五八七人在食物工廠裏等等。

在帝俄時，祇有極少的婦女能在職業上成爲專門的人才，而且也祇限在紡織工業

上。使她們成爲技師和工程師是困難的，因爲大學教育限止女子入學而且又拒絕她們進中等和高等的技術學院。

蘇維埃政府，却打開了所有的中學和大學，促使婦女站上主導的地位。一九三六年時，已有八二·三〇〇的女工程師和技師受僱於重工業部門裏；七·四〇〇人在建築事業裏。

在帝俄下的婦女生活是非常苦難的，她們沒有法律上的保障，爲了極低微的工資，她們強迫地幹着一天十八——二〇小時的工時。在敖得薩區的農園裏，婦女做工的情況是這樣的：半年的工資爲三〇——六〇羅布，每天的工資爲四〇——五五的哥倍克。每天從清早四點鐘起做到深晚十點鐘或十二點鐘時才停工。又沒有休息的日子。從下面的一個例子裏，可以很明白地看出當時的情況：

在樸吐司基伯爵的區域內，女工訂立着契約，得履行下列的義務：

『我是個農婦，按着自己的志願，受僱於樸吐司基伯爵處做農業的工作，不論

怎樣的工作我都做。自供飯食，做一百四十四天工的最高工資爲三十四羅布，先拿十羅布，其餘的錢，照我進益的多寡而後再算。

1. 我在太陽升起時做工，到太陽落山後止。

2. 若我沒有合理的理由而疏忽了工作，則該付回以前總收入的兩倍。該工資則取消。

3. 訂約後，我當立即從事被遣使的工作。

4. 若區管理者要我在星期天或假日做工時，我不能拒絕不做。

5. 若在假日或工作日，我未得區方的許可而缺席時。按約該補足這些日子的工作。

6. 若我或病或死時，我的家屬應履行我服務期內的工作。

7. 在契約未滿期前，無論如何我不離開我的工作。

這些條件我都熟知的，正與我批准我的簽名字一樣。」

這就是所謂『工資合同』，事實上却是奴隸合同，幾千的餓飢的農婦是陷在這樣的可憐的地位上。

在蘇維埃下的婦女和上面相反的。蘇維埃的情形又是怎樣呢？

據一九三六年七·一的總計，經營農業的有一·〇一二·一〇〇的婦女，佔農人總數的百分之三九·八。中間包含着九五九·四〇〇的簡單工人；六·一〇〇的農務、機械、和技術工人。經營農業的婦女的生活，已起了極大的變化，在蘇聯，這些婦女也和他在工廠做工的婦女一樣地受勞働法的保護，她們在產前產後也可離開工作而同樣得到醫藥上的幫助，休憩室的寬待，和進病院去療養的權利；並由她們支配了托兒所和幼稚園。這些經營農業的婦女的工作，按法律規定，額外勞動須付雙倍的工資。

農業的集體化，農業生產的機械化，已漸漸地改變了農婦們的地位。在帝俄時，她們在苦役中浪費了一生，她們不斷地工作，却被剝奪了隨意處置她們底工資的權利。

集體農場的婦女，大家平等地以工會會員的資格工作着。她們有權來接受她們所

生產的一部份。帝俄時代成羣的鄉下姑娘，做夢也想不到能得到像柏雪·克佛達克所得到的工資，她在一九三六年時，收穫着二千多担的穀和七千多羅布。現在像柏雪·克佛達克的人正多着呢。

農業上機械化的生產，改變了農婦們的品質，也改變了她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在一九三六年，一二·四二三的婦女在集體農業裏取得了領導的地位；二四·三一六人為管理膳食的委員；九·四四五人為養牛場裏的領導者；二·二九八人為養牛隊隊長；二四·四六二人為看牛者；七〇·〇九九婦女為農業隊隊長。

機械已重重地改輕了農婦們的努力。

帝俄時，農婦們常常在田野裏生孩子，剛完事又被強迫照舊工作。

按史太林憲法關於農業工會の規定，集體農業免除了婦女在產前產後各一個月的工作，仍舊付給她們平時工資的一半。據蘇維埃農業人民委員會的大概估計，在一九三七年，集體農場婦女，在她們的生產的給假期內，在集體農場富源裏抽出至少一百萬

的羅布和十萬担的米。

國家的和集體農場的每一處都有產婦室，據蘇維埃人民健康委員會的報告，在十月革命廿周紀念時，新辦了八九三個托兒所，三三七間產婦室，和一〇五間給嬰兒吃的牛奶廚房。在各共和國內，這些事業普遍於各鄉村中。

在帝俄的鄉村裏，從未聽到醫院、托兒所和幼稚園的名稱，這些事被一部人認為是浪費的妄想。農婦們勉強地離開了她們的小孩子而委托給不能勝任這工作的老婆婆或七八歲的孩子去當看護。現在集體農場裏的婦女却能安心地在田野和花園裏繼續工作。一九三六年，在鄉間的暑期托兒所裏，曾照顧了四·四五一·〇〇〇的孩子；四〇一·五一七的孩子在幼稚園內和二千萬餘的孩子在夏季游玩場內。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史太林為克里姆林的優秀農婦所歡迎的時候，曾刻劃出農婦們解放後的情況：

『真的！我們想想看吧！在從前，婦女是受着怎樣的待遇！一個女孩子可說是被當作

工人中的最末等者；她無休息地無間斷地替她父親工作，可是她的父親却罵她而且對她說：「都是我養活你的！」結婚後，她做了她丈夫的奴隸，按着丈夫的吩咐而做着每樁事情，可是他却罵她而且說：「都是我養活你的！」在鄉村裏，這些婦女是終身的勞苦者，這極易了解；在這種情況之下，農婦中當然產生不出「勞工英雄」的！在這時，工作對於婦女，簡直是苦刑，她們儘可能地設法避免它！只有集體農場的生活，能使工作走上合理的途程，也只有這樣，才能有真正的「勞工英雄」在鄉村間崛起！只有集體農場的生活，使婦女能享受着平等的權利和得到經濟獨立的地位。對於這些，您們原都很熟悉的。集體農場已換來了工作過程，這工作過程是怎麼呢？它的含義是男女工人在工作上一律平等，不論他或她，工作得多，報酬亦多，也用不着丈夫和父親來諷罵她們說是他們養活的。在現在，婦女祇要做工，她就成爲自己的主人。我記得在開第二次集體農場會議時，曾和幾位女同志談過，她們中的一位——來自北方的——對我說：「在二年內我沒有碰到過求婚者。因爲我是個沒有嫁妝的女人！但現在我有五百元的進益了，却碰到些怎樣

的事情呢？我躲避不了許多男子！他們都說要和我結婚！但我不願草率從事，當我要結婚時，當從他們中挑選。」經過這些工作過程，集體農場使農婦護得了自由和經濟獨立。她們沒有結婚時，無須爲她父親而工作，結婚後，亦無須爲她丈夫而工作，她們是爲了自己而工作，這樣才解放了農婦們。集體農場制度，使農婦們和農夫一樣平等了，也祇有在這種基地上，這種情況下，才能使大量的婦女向上發展！

在一九三六年，在大學裏研究的婦女爲一九八·五〇三人（佔學生總數百分之三十九·五）；在各種技術館裏爲二八八·九六七人（佔學生總數百分之四十三）；在工廠學校裏爲八八·五〇三人（佔學生總數百分之三十五·八）。

在史達哈諾夫運動的首創者之間，有很多是婦女，而且已有極光榮的英雄的事業。蘇維埃政府曾選出這些婦女而獎給特別勳章，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五，在蘇聯有一

·〇三三個婦女獲得各種不同的勳章，其中二五一婦女的得到勳章，是爲了她們在工廠、建築、運輸等方面工作得好的緣故，七八三位是爲了農業上的成就；二九位是爲了自

然科學和藝術上的成就；四八位是爲了她們的果敢和無畏的精神。她們中有三四九位曾得到最高榮譽的列甯勳章。

蘇聯婦女在文化和科學方面亦取得領導的地位。一九三六年，有四二·三五三的女醫生（佔46.7%），比大戰前多了二〇倍。小學低年級的教師，有30.2%是女的，高年級裏則有59.8%在鄉間，前者的指數爲61.6%，後者爲41.4%。一九三五年，在高等教育學院裏的教師有15%是女的，其中的31%是指揮員，29%是教授，11.3%是講師，22%是助教和教員。在技術館和人工廠裏的女教師，佔總數的百分率是很大的，一九三六年，有一一·八三八的女工（佔30.2%）同了九九五位助手（佔28.3%）在科學研究館裏。

在學者，藝術家，優伶和音樂家中，有許多是女性，這些婦女在蘇聯境內是極有名望的，而且從事於研究工作的婦女也很多。

一九三四年，在第二次蘇維埃聯邦會議而第一次採用蘇維埃憲法時，有五十八位

女代表，(佔3.7%)但在批准史太林憲法的第八次的非常聯邦議會時，則有四一九位女代表(佔20.7%)。在政府的最高機構裏，有一〇一位中央行政委員是女的，在蘇維埃內，婦女佔總數的35.2%，在蘇維埃區域內佔總數的三分之一。由於這種方法，使十萬婦女直接的參預了國家行政。

下面是這許多婦女中的一位的生活和工作，她也許正確地寫出了國家領袖的狀況。

一位瘦長婦女，她和別人往來時，頭次被人發現她是有實幹和坦白的特長，三年前，她、苔梯娜·黃撥弗洛凡女士還是初次見到鐵軌，當她從弗羅羅希省的布爾塞維克集體農場動身而參預了蘇維埃省聯合會議，後又參預蘇維埃聯邦會議時，有許多每日農場的女指揮者，對於牛羣，深覺缺乏光亮和潔淨的牛廄，這使她想起繞過她屋前的小河的瀑布，可利用來轉動機器而發生賤價的電光，於是她把這意見函告莫斯科的人民農業委員會，經過一年的堅苦工作後，電光照亮了所有集體農場的房屋，磨穀機都用電力

來發動電磨活動着，而電光照亮了所有集體農場的建築物，所有場內的工作者和產婦室內的人都知道她的名字。

後來，茜潑弗洛凡女士在聯合的集體農場穀隊裏，在克里姆林舉行重大會議，她被選進主席團，她因和加里甯及史太林認識了。

現在苔梯娜·茜潑弗羅凡女士是布爾塞維克集體農場農夫的代表，是直屬於蘇聯電氣最高議會的中央電氣會會員。

同時，蘇維埃規定民衆學校由國家管理。

其他方面，蘇維埃的各種組織部門（社會保險和康健保險，母子的保護，和文化上，經濟上，工業上，農業上等等）有着五〇〇・〇〇〇的婦女參預了社會工作，她們多數是主婦，和工人的或傭工的妻子。

在蘇維埃區域內，家是很重要的機構，已經將使婦女終身爲奴的家務狀況而改變成爲丈夫和妻子間平等的自由協定了，家是被愛情、友誼和工作所支持了。

變。
婦女的法律和經濟須依附於男子的，已消滅了，這要歸功於新家庭生活的澈底改

孩子們的保護，母性的尊重，是和社會主義規律特質與蘇維埃民衆無法隔開的。

(蘇聯·Pravda)(周方譯)

蘇聯婦女在選舉中

Lene Berg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我們選舉蘇聯最高會議的代表時，任何偏僻的鄉村的居民都驕傲地發表自己的意見。空前的活力推動着羣衆，新的男性和新的女性，他們過去一直在沉着地、堅定地工作着，現在都做了羣衆的先驅，出現在羣衆的前面。在無數的集會中，男女工人跨上講壇，開始演講，斯凡特羅夫克的一間裝訂工廠的一個女工作了如下的演說：

『同志們，我不會說話，我實在不該在這裡演說。但話語從我的深心衝出來。我參加過很多集會，但我從未見過像今天這樣的日子，今天是一個特殊的日子。』

在任何城鎮和鄉村裏，除了選舉大會，還有一羣一羣的人聚在一起，討論着選舉規程和蘇維埃憲法。參加這種小組會的，都是主婦和家庭工人。還有工人和知識份子的妻

子。她們討論着一切被十月革命改變了的事物，差不多個個人都能發揮自己的經驗。

一個七十歲的老太婆，過去有一個時期曾在烏克蘭的鐵廠裏做過工，現在報告她在那時的工作。那時工人們每天必須做十二小時到十四小時的工作；現在，據她的女兒和女婿告訴她，只要做七小時就得了。她的兩個兒子都有讀書的機會，現在已成爲工程師了。她說，現在個個人都在求學問，我雖然是一個七十歲的老太婆，也開始讀書，習字。她驕傲地說：『到選舉的時候，我自己能夠寫選舉票，無須別人的幫助了。』

老老小小的女工和農婦，指導員或女教師，大家都被同樣的驕傲所鼓舞——我們婦女是自由了，有平等的權利，受人尊敬。蘇維埃婦女有絕對權利參加集合，喊道：『我們蘇維埃婦女所獲得的權利，資本主義國家的婦女連夢想都想不到的。』

在選舉大會中，工廠的女工們和集體農場的農婦們說述她們愉快的新生活。列寧格勒一間橡皮工廠的一個女工，說述了革命前橡皮工廠的女工的貧困和苦惱之後，接着說：

『但現今，我們蘇維埃的橡皮工廠的女工在工作各部門中做着領袖。其中有許多是工程師、技術專家、女工頭、突擊隊員。老年的女工在革命前一個字母都不認識，現在都在學校裏唸書。』

一個裝訂女工說：

『我現在四十二歲了，在我週圍，我看見那麼多的青年人，那麼多愉快的臉孔。我八歲時就成了孤女，十歲開始做工。但爲什麼要想到過去呢？我還是說說我們眼前的生活吧！正如我們的歌所唱的一樣，世界上沒有別的地方，能夠這樣自由地呼吸。』

偉大的十月革命的勝利解放了俄國的婦女，她們曾在不久以前，帶着滿懷的歡忻，慶祝過這個革命的二十週年。她們跟男子們肩並肩地站立着，有同等的權利。她們認真地，嚴肅地運用她們的權利。她們站在蘇維埃公民的立場上，深深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她們用盡心思，要保證她們所選出的蘇聯最高會議的代表，確能勝任。關於這，一個紡織女工在選舉大會中所說的話，可以作爲例子：

『爲着今天的選舉，我已經準備了很長時間，考慮着誰配做我們的候選人。只有重視我們祖國和民衆的福利超過一切的人才配做我們的候選人。』

蘇聯全體民衆給與斯太林同志的熱烈的歡迎，證明斯太林同志和布爾雪維克黨獲得全體民衆堅強的信任。

參加蘇聯最高會議的，將是最優秀的斯塔哈諾夫份子，工廠裏的英雄們，和集體農場的農夫農婦。

讓我們舉個例子吧：卡塔琳娜·格罕保喬，一個自由的德國婦人，只有在蘇聯才能獲得這樣的自由。她是一個斯堪哈諾夫工人，佩着列寧勳章——蘇聯的最高榮譽。由於叫作『布爾雪維克』的集體農場的提議，她被選爲出席最高會議的代表。

在德國，一個農婦會被選爲出席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代表嗎？即在民主國，也辦不到，更不必說法西斯的德國。在德國，婦女們不過是載重的畜牲，替國家生孩子的機器。

再舉一個例子。斯太林格勒區有一個名叫瑪麗亞·斯丹潘諾夫娜·滿赤托凡的

婦人，一個汽犁手。她是一個突擊隊員，而在集體農場的大會中，她被選為蘇聯最高會議的代表。

喀山的蘇織廠「列寧」的職工們，在大會中選出斯塔哈諾夫工人塔凡士林娜做出席最高會議的代表。另一個斯塔哈諾夫份子亞托馬諾凡同志作如下的演講：

『我們都認識塔凡士林娜同志和她優秀的品性。她是在我們的工廠裏長大的。她是斯塔哈諾夫工人。我們都知道她是從職工家庭出身的，她是全蘇織廠最優秀的工人。』

在一個有一萬男女職工出席的橡皮工人大會中，斯塔哈諾夫份子凡利即凡被選為出席最高會議的代表。她是橡皮業的斯塔哈諾夫運動的創導者。

在伊凡諾伏區紡織業的大會中，沙赤洛凡被選為代表。工程師斯珂若夫說道：

『我提議選沙赤洛凡同志為代表，她在十月革命那一年出生，在列寧主義青年團裏長大，現在是我們最能幹的織工。』

莫斯科一個名叫「卡格諾維支」的工廠，選舉塔根斯克區蘇維埃主席匹赤成娜爲代表。女工波加馬羅凡在大會中說：

「我們必須選舉那種把全心靈獻給列寧斯大林主義的人爲出席最高會議的代表。我們有這種人嗎？有的。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匹赤成娜就是這種人。」

匹赤成娜是怎樣的人呢？有一個時候，她是一個農家女，早年經過許多變故。革命後，她跑到莫斯科，一九二九年開始做工。她的工作成績非常好，先升爲機械師，最後做了廠長。她作了許多改進生產的建議。一九三三年，得獎章。她被同伴們選爲出席莫斯科蘇維埃會議的代表。她同時又在工業專門學校裏唸書。她的考試成績非常好。除了工作和讀書，還有時間照料她的孩子們。

上述的那些婦女，是蘇聯民衆所稱舉、所敬重的婦女，她們知道怎樣運用斯大林憲法給與她們的權利。

(英 Inprocorr) 羣譯)

西班牙的婦女

Falcon

一個由埃斯特林馬多拉來的農婦，跨上了音樂廳的講壇。她約莫三十左右年紀，穿一件乾淨的黑布衫，光滑的深棕色的頭髮在頭背上梳結着。她默默地等着，直到廳里悄然無聲，於是她開口說：

「同志們！我從來沒有上過講壇說過話。我是一個不識字的農婦。我不會讀也不會寫。」

廳子里悄默無聲。那農婦直視着聽衆。她曉得在座聽她的話的人中，有許多人正跟她一樣，不能讀也不能寫。

「同志們！我很羞愧我是一個文盲。我不願這樣子，我要學習。我要人家教我，使我能夠好好工作，能夠有用途，能夠幫助我們的政府迅速戰勝敵人。」

在座那幾百個婦人，發出了巨大的掌聲，歡迎這農婦的演說，她表現了全西班牙勞働婦女的感情，幾世紀來被最黑暗的反動所壓迫所剝削，朝夕被迫工作，以至陷於無知的深淵的勞動婦女們的感情。但現在，西班牙的婦女已堅決地不願永遠成爲無知的人。她們把孩子送至前線，使她們爲祖國的獨立與大衆的自由而戰鬥。而她們呢，她們爲工作與勞働獻出一切能力，不讓土地荒蕪，不讓前線苦戰的士兵與後方的民衆沒有麵包。同時她們還要求幫助，使她們的智識提高，使她們學會技術，使她們有能力足以代替男人上前綫。

在婦女大會上，這些素朴的農婦，這些西班牙大地的兒女，用簡單的話語，敘說她們在這十五個月來做了些什麼。她們不能寫不能讀，但在壕溝里，巷戰里，她們却以獅子的膽力去攻擊敵人，她們搶奪來福槍，或是自己使用，或是把那些交給她們的丈夫或兒子的。牠們迅速組織送飯隊帶食物上前綫去。當政府軍方面被難的家庭一天多似一天，我們的農婦們就給那些難民找食物，尋宿處，甚至給被難的小孩子開學校。當前綫的士兵們

沒有內衣，於是農婦徒步走路，一村過一村的到處募捐，把羣來的錢買衣料縫製內衣給士兵。

收穫的時候到了，壯健的、年青的男人們都在火綫作戰。看樣子，幾月來辛苦耕作的莊稼快要腐爛，前線的士兵似乎也要餓肚子了。農婦們看出這一點她們無論如何非竭力去收割不可，這是爲着她們的兒子，爲着她們的丈夫，爲着一切的人——而且是勝利的最起碼的條件。因此，她們不想想究竟她們做得來做不來，她們成羣結隊，聚精會神，拚命工作，於是帶來了共和國的罕有的豐收。維蘭奴埃瓦的代表們對這事情會生動地敘述道：

『在彈雨里，我們沿着地面爬一個一個地聚在成熟的奧列（一種植物，很像橄欖——譯者）的下面。就像我們在開戰的第一天搶奪來福槍的情形一模一樣，現在又像兵士一樣的盡着我們的職務。我們不願失掉一個奧列，因爲失掉一顆生在我們的田地上的奧列，就失掉了一顆可以射殺可恨的敵人的子彈。』

這些聰明的勞働婦女，有着難以比擬的勇氣。她們決心去克服阻擋在解放和文化的路上的一切障礙。我們西班牙的農婦在婦女大會上給予了巨大的示威：我們不願當個文盲！而且我們不應成個文盲共和的西班牙要求你學習，要求你得到文化，要求你努力的結果，工作將比文盲時候得到千萬倍的豐收。

西班牙的婦女已給祖國奉上了她們最最痛愛的東西：她們的兒子，獻上了他們眉上的汗，身上的血。由此她們也將獲得她們永遠不會失去的東西：她們的自由，她們的解放，祖國的獨立，和未來工作的與文化的繁榮。（英 Correspondence（益譯））

西班牙婦女領袖多樂絲

I. Falcon

「願你能到我村來看我，我們這村對你是這樣親熱，就像我擁抱你一樣呵，多樂絲！什麼時候你到我們村裏來，向我們的農民說話呢？你一定要來。誰都想認識你，面對面地看看你和聽你說話。你別讓別的事情阻擋你呵……但要你是不能來，要是事情阻擋你，我就要告訴村裏的人們說：拉巴娜遜妮亞擁抱我親吻我。這樣所有的婦人們都會跑過來加入我們的組織的。」

幾分鐘後，第二屆全國反法西斯婦女大會就要開會了。那個音樂廳點綴着紅色和藍色的大旗，這些放在演講台上，是到會的代表們送來的。全廳洋溢着裝飾在演講台上的鮮花的花香，充滿着生氣與熱情，和全國各階層婦女的活潑的活動。這些婦女是爲着表示她們的意志，爲着學習，爲着獲得她們工作上必要的檢討而到會的。她們的工作是毀

除歷代的愚昧和奴隸狀態，共同加入鬥爭，更迅速地擊敗可恨的法西主義。

多樂斯跟她們一道，置身於這些由鄉下、由工廠、由窮舍以及由學校到這兒來的婦女們中間，她們間有些一生只作過這次遠行，也有些則是九死一生地躲避了國外飛機師那殺人的子彈，但所有的人都想來招呼多樂絲，跟她談話，和她商量，向她求教。

「你瞧，多樂絲，這是怎樣的一個小夥子呵！你認得他嗎？你一定認得他。他是這麼勇敢，這麼好的一個小夥子呵！瞧他這張照片吧。我已經失掉他了，多樂絲！」

巴遜娜妮亞擁抱這年青的新寡的小婦，充滿着無盡的熱愛。她對她說：『要勇敢些呵！心腸要硬朗。』

『是的，你說的對，心腸要硬朗。就是你教我們要這樣子。我要替他復仇。我發誓。我要對得起他。』

『多樂絲，你記住我嗎？你在瑪德里的前線見過我。我當時帶着食糧給那兒的民團。你想起當時那可怖的轟炸嗎？那個年青的女共產黨員去時跟我們一道，但她却永

遠沒有回來。我們要替她報仇。跟你一道，在你指導之下，我們能夠做一切的事情。是的，一切的事情！」

「我請你在你的相片下面簽個名，巴遜娜妮亞，我要把它寄給我那在前線的丈夫。他是一個飛機師，而且他是勇敢的！他接到你簽名的相片一定很快樂。」

多樂絲跟那些女人們一塊兒笑，一塊兒哭，她鼓舞她們，指導勸告她們，又祝賀她們。『我在一個兵工廠里做工，巴遜娜妮亞。我是一個突擊隊員。有幾個少女們的出品已超過了男人的。』

巴遜娜妮亞對她讚揚幾句，於是那女工便滿臉紅光的。一個小反法西斯者，一個先鋒隊員，手裏帶着一束紅色的鮮花從婦女羣中擠過來。他把花獻給巴遜娜妮亞。這花是由他住的村莊裏募來的幾個『比息打』（西幣名）買來的。

『這花獻給你，多樂絲，』他說，『你是平民的孩子的親愛的母親。』

孩子們，婦人們，甚至到會的年已老邁的婦人們，都叫她『母親。』因為多樂絲對於

她的祖國婦女的熱愛，只有勞働階級母親的真正高尚的愛——單純、優美而且壯旺的愛才能夠相比的。

現在由於多次的擁抱，她的頭髮凌亂了，但是她，這婦女大眾的摯友，雖然倦怠，却仍然是援助與愉樂所由發出的泉源。她想念每一個人。她詢問到會婦女們的丈夫和兒女。

這樣幾百個代表成隊經過演講台，他們每個人所最早招呼的就是巴遜娜妮亞同志，一個也沒有例外。她們從反法西的西班牙的各部份帶來了對她的敬意。『她是我們的旗幟！』『她是我們的象徵！』『她是我們的領袖！』共和黨和社會黨的婦女，無政府工團黨職工會同盟的會員和總工會的會員，共產黨黨員和一切反法西的婦女都這樣說。這些婦女，這些千萬婦女大眾的代表，就在巴遜娜妮亞的面前奠定了她們團結的精神。而這種堅決的團結是建立在她們要學習要工作這一種鐵的意志上面的；而她們這次奠定了這種團結，爲的是借藉她們所能做到的一切來幫助政府，使她獲得戰爭的勝利！

(英 Inprecorr) (阜譯)

中國婦女的反侵略運動

Tang Shih She

自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運動時候起，中國婦女在反帝聯合陣線中一直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聯合陣線的刊物新文化上載着：

「單以上海一地而論，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以來，參加罷工的婦女計達十六萬人。當北伐時期，在三月十八日北平的慘殺民衆案中，被殺的婦女人數就比較男子爲多。」

自反日運動發動以後，中國婦女也佔據着一極重要的部份。當日軍佔領瀋陽以後，在上海北平及其它城市舉行的大示威運動中，就有好許多的婦女勞動者和學生參加。在一九三二年上海抗日自衛戰爭中，婦女大衆更有着極大的貢獻。

一九三四年七月，在孫夫人宋慶齡，廖夫人何香凝及其它名人的領導之下，舉行大

規模的簽名運動，以從事於中國人民抗日自衛戰爭的組織，婦女勞動者及學生對於這一運動會出了非常大的力氣。

在中國共產黨及中國蘇維埃政府的聯合陣線的宣言發表以後不久，即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發動了大規模的反侵略運動。在一開始，就有許多農村婦女及中等階級的婦女，包括基督教徒在內，參加了這一個運動。

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出版的大衆生活上，曾載着一段在北平一帶從事宣傳工作的北平學生團體的通訊：

『一位年逾五十的農婦，站到講台上來發表演說。在演辭中謂：「我們必須奉獻我們的生命在抵抗日本軍閥的戰爭中。我大中華民族是不能讓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征服的。」』

在該同一刊物上並載着許多農村婦女的救國組織的報告。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廿一日，上海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婦女示威遊行，她們要求抵

抗日日本侵略，保全中國領土的完整。同時，這一示威的作用是在表同情於那些在北平被日軍或其代理人所捕殺的大批女學生。示威的結果，即組織了一個婦女救國會。

在北平、天津、漢口、廣州及其它各地也都有着類似的組織，終於導成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組織。（這並不是一個單純婦女的組織。）這聯合會的領袖也有許多是婦女界名人，如宋慶齡、何香凝、沈茲九及史良（律師）等。

當去年十一月時，史良曾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其它六位男會員，同被那時的親日政府所下令拘捕。在今年七月抗日戰爭發動以後，他們才被釋放。

當去秋綏遠的抗日自衛戰爭發動以後，上海日本紡織工廠的工人——大部分是女的——都實行堅決的罷工。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的婦女生活上載着：

『目前，滬東及滬西一帶數十個日本紗廠都實行罷工，罷工人數計達二萬人（主要的是女工）。他們的戰鬥精神非常堅強，充份表示他們不願做殖民地奴隸的決心。日軍當局雖派遣坦克車和機關鎗分駐各廠，但這些工人們毫不畏縮。』

自今年（一九三七）初以來，婦女大眾們就實行大規模的宣傳，以期擴張抗日聯合陣線。她們組織了許多團體，像歌詠會、劇團，及其它文化組織，分赴各鄉鎮去鼓勵民衆們，抵抗日本侵略者。婦女們所唱的那幾只最普遍的歌曲是：「今日的婦女，」「國際婦女節進行曲，」「婦女戰鬥進行曲。」

這種反抗日本侵略的婦女運動，其勢力真是非常龐大，甚至屬於國民黨高級當局的婦女們也參加其間。當西安事變時，南京政府中的親日分子準備發動一次新的內戰，蔣夫人宋美齡即加以強烈的反對。她要求和平解決該事，以謀全國統一抵抗日本侵略者。

由於抗日運動的高漲，以及日軍所作的種種殘暴行爲，原來非常保守的滿洲婦女們，現在也一致奮起了。她們在鄉村中及前線上努力從事於抗日勢力的組織。據一張在巴黎出版的屬於聯合陣線的著名刊物救國時報載稱：

『在滿洲，有着一個勢力非常普遍的婦女組織，它的會員們正從事於下列各種

工作勸募捐款，分發小冊子，黏貼傳單，傳達信號。她們並且爲遊擊隊員們縫製衣袴鞋襪，並看護那些傷病的隊員們。」

由於婦女們的服務，游擊隊員們得到了很大的幫助，他們的戰鬥熱誠也更加高漲了。因此滿洲的日本軍隊就從來不敢徒手赴各鄉鎮的，而當他們去時也往往是成羣結隊的，因爲他們不但怕男子，並且怕那些勇敢的婦人女孩們。

當去秋綏遠自衛戰爭爆發後，婦女救國會即在全國各地開設了許多訓練班，訓練救護、縫紉、防毒、演劇、歌詠等課目，並派遣大批代表赴綏遠去幫助那邊的軍隊。自今年七月蘆溝橋戰爭爆發後，又成立了一個「婦女界慰勞前線將士會」。全國總會的領袖是蔣夫人、宋美齡。上海方面的會長是廖夫人、何香凝。上海方面的組織分下列各部：（一）救護部，在九月一日時，計開設廿六種訓練課目，學員達一千三百人。（二）縫紉部，專爲傷兵們縫補衣服。（三）文化部，該部常舉行各種晚會，以招待前線及受傷的將士，並派員個別慰問各傷兵，爲他們寫信，並給他們的困頓的家屬以援助。（四）募捐部，派員沿途並按戶

募捐，舉行各種招待晚會，以期募集捐款，並鼓勵婦女孩童們備置儲蓄箱，每隔一月或二星期，將儲蓄所得捐出來。(五)農婦組織部。最後，還有着一個難民部，特別注意於棄兒的護養。今年九月初，該會將上海分成若干區域，利用細胞組織，教導民衆如何防毒，如何在遇空襲時迅速逃避，以及如何防止日本間諜等等的方**法**。在上海鄰近的高橋的婦女們並自行實施軍事訓練。其它各地也多紛紛做效。

最近，全國各地正在舉行着大規模的貢獻金銀飾物及購置救國公債的運動。單以廣州一地而論，在二日之內即募集了價值十萬元的金銀飾物及珠寶。河南的慰勞會也正動員婦女們，個別的或團體的，爲將士們縫製衣服。

(英 Correspondence) (步溪譯)

戰時中國婦女新動態

在武昌，正有着二百個年青美貌的女學生，在受着一個月爲期的戰時服務集中訓練。她們原來的學校已經粉碎，她們的老家和父母也在戰爭中喪失了。

她們住在武昌某教會大學的附屬中學內，那裏已成爲了一個軍營。她們忘記了過去學校生活中的一切回憶。她們現在住的是地板，吃的是糙飯。

她們和高跟鞋、絲襪、飾物、胭脂及一切的香料告別。在她們的心目中，所有的虛榮浮華都已成爲過去的事了。

現在，她們正穿上制服，和兵士們一般地在開步走了。

她們面孔上充滿着的不是脂粉，而是熱誠。她們那婀娜而富於曲線美的體格，穿上了制服，看來很結實的樣子。

她們所受的訓練都是以參加戰事工作爲目標。訓練項目計分學科、術科及體格訓練、集體討論等三部份，依次輪流地訓練着。

訓練這二百個女生的首領是美國米歇根大學畢業的陳英雲（譯音）女士，她在戰爭發生以前在鐵道部任技師。此外尚有十六位女士輔助她，她們大都是外國留學生，在戰前充政府及黨部方面的要職。她們並從外界聘請許多專家擔任教員、導師及集體討論的指導。

這二百位少女的年齡都介於十七至三十歲之間。現在武昌受訓的大學生一起有三千六百人，分在六個不同的學校中受着訓練。這二百位女生是被編成爲第十六大隊。這些學校都是由湖北省政府民政廳和軍事委員會民衆訓練部所聯合設立的。

（上海 Shanghai Evening Post）步溪譯）

暴風雨中的中國婦女

F. Denaiter

我到了上海的那一晚，就到跳舞場去跳舞。我像老上海一樣，隨便行走，過靜安寺路，走到距離跳舞廳大門數公尺的時候，我看見兩個穿紅十字會制服的女護士，覺得希奇得很，便停止前進，自己問自己道：是不是將跳舞場改做醫院？這種假設是可能的，若果我沒有看見其他三個姑娘在門口出現的話，那我一定會離開這個地方的。這五個姑娘都是中國女子，其中一個滿身蓋着紙花，這更使我驚異了。若果中國人的風俗不論奇異到怎樣，也不會有病人把紙花去在看護的身上的，於是我走近她們，問她們我能不能進去。

『付兩塊錢門票，你便可以進去。』她們回答我：『今天門票要兩塊錢，因為今天晚上我們將跳舞所有的收入，捐助中國傷兵……』

數分鐘後，才明白奧妙，我進到場中見有一百到一百五十個舞女都穿着紅十字會

制服！

香賓酒瓶的塞子跟平時一樣地跳着，飲、跳、耳語、愛憐、酒醉、和別的晚上沒有分別，所不同的便是舞票平時是一角，這天晚上便要兩角半，在每張舞票上都印着紅十字標記，因為上海的舞女們，決定在戰時每禮拜一次將所有的收入捐助軍隊，她們自己一文錢也不要啊……

中國婦女，下自苦力的妻子，上至要人的夫人，每一個女人都盡她所能以從事熱烈的抗敵舉動。當孫夫人發表小冊子的時候，蔣夫人做宣傳的文章，孔夫人在無線電台播音演講，籲請人民購買救國公債。青年婦女在各傷兵醫院服務的，不下千數。更爲英勇的是她們在虎列拉或時疫醫院中自盡義務。我在膠州路醫院中看見一個富有的某銀行家的小姐洗碗，另一個收集傷兵的血衣血棉等。我看見她們在康腦脫路殯儀館門口哭泣她們的丈夫和子女被炸爛的尸體，我看見她們在遊行隊伍之前搖動着國旗高呼抵抗到底！每個在上海的人都知道一個年青的中國女子在她的屋子裏舉鎗要向侵入

城郊的敵人射擊。白人志願兵得知這個消息，冒着生命的危險去找尋這個娘子軍。可是她拒絕這些白人的勸告，不肯離開險地。後來他們用力把她拉到難民收容所裏去。一小時後這個勇敢的婦人便產下一對孿生子了……

當華人豫備慶祝雙十節的時候，上海被圍的戰事還在進行着。在慶祝前幾天，有一個富有商人的姑娘宋小姐到華軍司令部去請求發給運貨汽車數輛，以便將她和她的朋友們所捐助的物品運往上海前方去慰勞作戰的將士們。司令部的人謝絕宋小姐這可愛慕的舉動和愛國的熱忱，並說非特沒有汽車，而且到前方去是很危險的，請她把這些東西給窮人，難民或傷兵醫院中的傷兵。

雙十節天方亮，宋小姐和她的女朋友自己租了一輛運貨汽車，將所有物件運往浦東前方去。在途中遇見日機前來轟炸，在機關槍掃射下，她們急躲在路旁的小溝中，滿身都是泥污。數小時後，日機已去，她們重新又向前線駛去，到目的地後，將慰勞品分發清楚，就後回來。歸途又遇着日機，較前更危險，但她喜歡地回到了上海。

凡是熟知道蘇區情形的人，都是一致地確證在朱德將軍統率的軍隊裏作戰的女子是和她們的男同志一樣地勇敢的。雖然歐美人士祇知道中國女子是嬌弱的，可是紅軍中的娘子軍，對於知道太平天國和義和團的時候，中國婦女戰死沙場的故事的人是一點也沒有希奇的。所以一旦揚子江和太行山的區域炮聲隆隆的時候，看見中國婦女放棄她們的家庭，到戰場拿槍枝，刺刀，手溜彈，就不足為奇了。

人們以為只有在鄉間做超人工作的壯健的女子，在風俗遺傳和自然的環境下，才夠資格去追隨男子——或者先他們一步——在戰壕裏過日子，這是錯誤的。為中國澎湃的民族主義潮流所激動，都市女子已不是從前的女子那樣深居簡出，而決意追隨太平天國戰死沙場的婦女們的後塵了。從前，中國時裝曾在歐美風行一時，幸而現在遠東並沒給歐美的時裝什麼影響，否則或者我們可以看見婦人帶着鋼盔，穿着戎裝，腰掛兩個手溜彈了！

(法 V. J.) (新譯)

「中國游擊隊之母」

說來難使人相信，在平漢綫北段不斷給日軍以困擾的中國游擊隊二萬人，他們是由一位六十七歲的老農婦所組織所推動的。她的頭髮雖已銀白，但身體却仍像橡樹一般地結實。她能同時握兩枝手槍，而且能射中她的敵人。

最近，她乘了擁塞的難民列車抵達漢口，向政府當局報告，並為她的部隊請領更多的軍火給養。她原想避去大家的注意，但當她數日後離開漢口時，許多軍事領袖都來歡送她。當她的火車慢慢地駛離車站時，他們都向她立正致敬。

歡送的人們最後所看到的是她的飽經風塵縐紋深刻的臉上所發出的明朗的微笑。她的部隊現正伏在冀晉察邊界的山麓茂林中，隨時與日軍的運輸隊或孤立的前哨部隊以襲擊。她現在從那裏千里迢迢地趕到漢口，居然得以完成使命，其愉快之情當然

是可想而知的。

她的丈夫姓趙，過去在滿洲曾是一個很富裕的農夫。她現在充了華軍游擊隊的女領袖，願意人家稱她娘家的姓名馮文姑（譯音）。

在一九三三年，即日軍佔領滿洲以後的第二年，她和她的丈夫，八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都當了義勇軍，即是日本所謂的土匪。二年來在吉林北部一帶和日軍巡邏部隊輾轉苦鬥的結果，使她們每個人都成爲卓越的射槍手。

十八個月之前，由於日軍的拚命追索，她們祇得離開滿洲而至晉察邊界的蔚縣。經過一次家庭會議以後，她們決定去充當正式的游擊部隊。這位母親是一個偉大的組織家，她在許多鄉村中來往宣傳，勸導農民們起來抵抗。不久以後，她獲得了很多很多的部下。他們都有着槍械和其他軍火。由於一種嚴密複雜的間諜制度，她時常探得日軍孤立部隊的所在地，就立刻命令她的部下去「拜訪他們。」這些襲擊者往往帶回了大批的槍械軍火以供給新加入的游擊隊員。

她委她的兒子趙侗（譯音）爲總指揮，大部份閃電般的襲擊，都是由趙侗率領指揮的，而她自己却認爲更擅長於宣傳並組織鄉民的工作，把他們編入她兒子的『聯合軍』裏面。

當她這次在漢口的時候，曾被邀參加當地婦女所組織的討論會。她對於那些婦女們的滔滔雄辯，聽得不耐煩起來了，最後，她突然站了起來喊着

『你們大多曉得中國爲什麼要戰日本，當然不需要別人再來告訴你們。但是，鄉村中的民衆却都是無知無識的。你們與其在這華麗舒適的房間裏面「嘩啦嘩啦」爲什麼不到鄉村裏去和那些民衆們談談呢？』

他要求實際的行動，更多的實際行動。在過去三四個月中，由於她的愛國的使命，差不多走遍了晉察冀三省邊界的鄉村。她每到一處，就和民衆們談話，並督促他們執起槍來抵抗日本。由於她的不倦的努力以及愛國的熱情，她的兒子趙侗現已成爲二萬個狡點善戰的游擊員的領袖了。

她的部下都很親暱地稱她爲『中國游擊隊之母。』這位六十七歲的老婦，當她在漢口的時候，沒有參加過一點應酬。她很爽快地退回了一切宴會的請帖。當她臨離漢口的一天，有人派來了一輛汽車停在她的所住的小屋門前。

『什麼，一輛汽車！試想，假如我的部下聽得我坐汽車他們要說些什麼呢？他們或許要以爲我已富裕了，並且忘記了他們在嚴寒的北方戰鬥着的種種痛苦了。』因此，她就別了她的居處，步行到火車站。

(上海 Shanghai Evening Post) (步溪譯)

中國農婦組『鑷刀隊』上前線

中國婦女現在在救國運動中已擔負着重要的任務，除開與男人一道爲國從事戰時的服務之外，他們還親上火綫與他們的丈夫、兒子和男伴一起並肩作戰。在中日戰事爆發之後這短暫的期間中，中國已聚集了衆多的、適於戰時活動的婦女，那些受過教育的執行着宣傳的工作；有些已組織了今日舉國知曉的『抗日戰時服務團』。當農夫們組織成大批的部隊出發至遠方的前綫的時候，他們並不會孤獨的，因爲有大批的農婦跟他們一道，他們叫這些做『鑷刀隊』。這種隊伍由中國農婦組織，到迫近火綫的後方工作。她們的工作是非常實際的，除隨帶鑷刀而外，不帶別的武器。她們刈割稻麥或青草，餵養載重的畜牲。

這些婦女隊伍都受着嚴格的訓練。她們的誠律規定在空襲時要臥在地上，禁止紛

亂奔走；在工作 and 行走時不許長談，也不許高聲說話；而她們刈稻麥時也要留下根株，因為五穀必須接續滋生，藉以供養中國的部隊。除鎌刀隊外，還有許許多多的救護團，這些大都是前時醫院的看護和助手。其中有一隊由中國著名的女作家丁玲統率，由遙遠的陝西的東北部出發，業已開赴河北山西與綏遠的戰區服務。另一隊則由山西北平婦女學生救亡協會組成。現在漢口有一個著名的婦女名劉清揚，她是華北包含十萬人的流動部隊的正式代表。城市和村鎮里的女青年，都放下針線，大膽地走入外界危險的路。她們藉公開的演講以激發大眾的愛國情緒，她們發起安慰士兵的運動，有許許多多的人把她們終身的儲蓄作為救國捐。據說救國公債的得全數募集，大部份是由於女性的努力。有許多中國婦人，由於過人的體魄與膽量，自認她們應加入軍隊，這一類的女人現在已迅速增加。她們的行爲雖然有背法令，但她們仍然親上火綫。這些只是表示今日中國婦女的活動的一部份。當日後的戰事結束而紀述戰爭的事實成為歷史家的任務時，中國婦女英勇的業績，無疑將博得巨大的應得的表揚的。

戰時歌女在漢口

漢口最近舉行着戰時募捐運動，由那些美麗的歌女們演了一次戲，一晚的收入淨賺了五千塊錢。

這次演戲是由武漢抗敵後援會所發起，用的是「漢口歌女獻金救國會」的名義。這次表演的是平劇，地點在法租界大舞台，所有表演、招待及售票的工作，統由歌女們擔任。

在正式表演的好幾天以前，抗敵後援會派來了戲票，這些歌女們就立刻分頭出發去推銷。她們到所有的旅館飯店裏去找她們的主顧和捧場者。居然舌翻蓮花地打動了男子們的心，推銷了大批戲票。

但是戲票實在太多了。據她們說：假如當天晚上不是由她們自己掏出錢來湊上去

購買未售出的票，那決不能達到五千元的記錄的。票價計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但是大舞台的座位不滿一千只，因此假如五千元的戲券真的都售去了，人也擠不下。

漢口的歌女們已把她們自己組織在歌女獻金救國會裏面，並受抗敵後援會敦請，每月演戲一次，籌募捐款。在過去數月內，這些歌女們對國家作了很大的貢獻。先是把她們自己的金銀飾物貢獻出來，然後再用她們的甜言蜜語去說服她們的捧場者，使他們也把金銀財物捐出來。

這一歌女獻金救國會原有會員二百人。但後因在中國其他各地受戰事影響而被逼來漢口的歌女很多，因此該會會員也激增了起來。

此外，還有許多原在各戰區內的家本富裕的少女，來到漢口沒了雙親，也沒了一切身外之物，祇有着一副漂亮的臉龐，一只清脆的嗓子，那是最適合於做歌女或女招待的。因此，她們就投到那些老資格的歌女們的門下。這些新的份子，對於漢口歌女獻金救國會的工作，是一種極大的推動勢力。

(上海 Shanghai Evening Post) (步溪譯)

女童子軍活躍在抗戰中

Bruno Kroker

中國女童子軍在中日戰爭中的英勇的活動，已經獲得中外千萬人士一致的真誠的無限的讚美；這充分證明在這僅僅十年的工夫以內，中國婦女的解放運動已經進到可驚的地步。中國女童子軍乃是中國青年婦女界之花，她們具有一種政治的覺悟，並懷着任何人看了都要吃驚的光明磊落的民族自尊心，而從來沒有迴避過任何派定給她們的責任。她們以埋頭苦幹和對未來勝利有信心的一種真正自我犧牲的精神，做成了其他國家的女孩子們的先驅和模範。

在辛亥革命時期，最明顯地表露出來的民族覺悟的浪潮，使得中國女童子軍運動在香港開始起來。可是隨着革命進程的銷沈，這一運動的發展也銷沈下去了。不過，英國女童子軍曾經訓練出許多有能力的中國教師，而在這些英國女童子軍領袖的指導之

下，香港的女童子軍運動就成爲今日普遍全國的組織的發端。

一九二七年有名的北伐運動，在這一運動的政治內容及口號中是包含着中國婦女的解放的，這就成了對於中國青年婦女的第二次而且是最重要一次的刺激。其後十年之間，中國的女童子軍運動，在政府的鼓勵之下逐漸發展着。一九三六年十月在南京舉行的全國規模的童子軍大檢閱中，女童子軍以整齊的隊伍和莊嚴的態度，代表着中國各省參加了檢閱，其人數幾乎不少於參加檢閱的數千男童子軍。

在『一·二八』抗戰時，上海女童子軍曾盡其力之所能地服務了抗戰。她們執行了無數的重要的職務，而這些職務如果沒有她們就必須佔去別的人的時光，因爲這些時光都是無法節省的。總之，她們接管了男子的職務，而且絕對勝任地完成了這種工作。或者是看守門崗，或者是傳達消息，到處都看得到女童子軍的忙迫。

一九三七年的上海戰爭狂暴地爆發了。從嚮第一炮開始女童子軍就組織起來而且參加了工作。她們的年齡都在十二歲到二十歲之間，隊長們是比較年長一些。她們必

須受過三年的嚴格訓練，才夠服務的資格，而在這三年的訓練中，其嚴厲的程度和男童子軍所受到的並無差別。

在戰爭爆發的最初幾個星期，所有十四歲以上的女童子軍都被徵募起來擔任站崗的職務。這正是些嚴重的日子，每人都負着重大的任務。穿着她們那黃卡幾布的上衣和黑色的裙子，她們站崗一次站到十二個鐘頭。她們看守醫院的門，幫助着運輸及看護。成千成萬受傷的士兵及市民，協助過度勞動了的醫生及看護。她們服務這種工作，是特別受了完全的緊急訓練的。

對於這種服務，醫生和看護們是只有最大的稱贊，而這種稱贊，由於醫士一般是討厭『消遣的』幫忙的，是不常見的。他們發現這些女童子軍沒有半點消遣的意味。在大世界及南京路被炸和八月十四日這個『血的禮拜六』在外灘所發生的世界上從來沒有看到過的殘暴轟炸中，以及後來日本在先施公司和南市車站的野蠻的轟炸中，她們幫助着尋找受傷的人們而且施行了急救。冷酷無情的老手和醫生，在這種情景之下

都仍不免感覺縮手，而這些女童子軍却是很有勇氣而且十分勝任地完成了她們的職務。她們自己的情感異常濃厚，然而這些勇敢的青年婦女，她們克制着她們自己而活潑地給予在別人認爲不可能的幫助，甚至去親臨這些慘劇。

對於這般女童子軍是沒有過於困難的任務的。事實上，只是由於當局的嚴厲拒絕，才阻止了她們到戰地去救助傷兵的。這些工作是讓給男童子軍和其他的人們去作了。

替傷兵寫信，無止休的嚮導與警戒責任，調整運輸，奔跑的差遣，安定恐慌的人民，向民衆報導新聞，爲難民分配食糧，募集公債，協助醫生及看護——所有這些都是她們每天經常的工作。上海戰爭的告終也並未使她們的活動停止；還要有工作需要作。下面就是實際上從十四歲的一位女童子軍的日記中摘錄下來的，關於她最近一天的活動情形：

『黎明起床，八點鐘到總部報到，然後到難民收容所，幫忙分配食物，舉行檢查然後教兒童讀書。再後來爲成年人讀報，再幫助分配食物。幫忙喂嬰兒乳。下午，到醫院服務協

助醫生及看護扎綑帶，實行器皿消毒，這樣過了整個下午。下午七點鐘到總部報告。然後回家睡覺。」

這些女童子軍，乃是典型的例子，絕對沒有鋪張。她和其他的女童子軍都是每天每天重複着這些工作的。而她們的工作的繁忙就可想而知。

然而她們對於惹厭的職務，是不規避的。在戰時醫院裏你會發見這些女童子軍臉上掛着一種微笑，在燙衣、換衣、洗衣和看護病人及傷兵。比這稍好一點的工作，是為難民及傷兵縫衣服，以及無止無休的教育活動。

通常，你總可以看到她們在告訴難民母親怎樣用瓶子來喂養她的嬰兒，在鄭重地教導難民以衛生及清潔常識。而難民們呢就熱切地學習及理解，而且無疑地他們是傾心敬重着他們的教師的。你經常會看到她們在撫慰兒童，教他們識字，而且教導他們在這些艱難的日子裏歡笑。

上面我們已經描寫出這中國年青的一代所由滋生的那種新精神了。而這種精神

特別煊赫地表現在九月初某個漂亮的女童子軍的勇敢的行為上——上海無數的市民們是永遠懷念着這行為的。五百個中國軍士——即四行倉庫死守北孤軍——被圍已達四日夜，他們謁盡一切的力量，關在一個倉庫裏，以對抗日本海陸軍。這些士兵的英勇震動了整個的世界，全世界的人士都懷着跟上海的市民一樣的緊張與激動注視着這搏鬥。

爲了尊崇這些兵士們，上海地方協會捐贈了一面非常大的國旗給守衛的士兵，但是這裏發生了一個問題就是誰能把旗帶到堆棧裏去呢？堆棧四面是都被包圍着的。馬上就有無數的人請求着去完成這一任務。其中有一位青年女童子軍，她哀哭着請求派她去送這面國旗。別人告訴她，如果稍有差錯就會陷於死亡。而這位廿四歲的女童子軍楊惠敏小姐回答說：『在我們的戰士都在拚死作戰的時候，死對於我又有什麼呢！』她的動人的請求被接受了，而且成功地把旗送給了兵士們。在得到這樣英勇的偉績之後，楊小姐宣稱她並不要求名譽與光榮，而只是以對國家服務爲滿足，而別的任何女童子

軍也都在同樣精神的培養之下。

中國女童子軍這種光輝的記錄，並不只限於上海一地。當中國軍隊退出上海時，許多女童子軍也隨着他們退出上海，毫無怨言地盡着她們的職責，甚至於遭受死亡。而且有些沒有注意警告的女童子軍，殉職了。她們將成爲國際女童子軍歷史中的紀念，她們已經爲中國無數的士兵及平民所衷心紀念了；而且她們在這無數人們的記憶中將永不消滅，不管那殘暴而野蠻的侵略者所實行的不斷的轟炸、破壞、蹂躪與宣傳怎樣厲害。

(上海 China Weekly Review) (水譯)

日本女子的社會地位

Uley

在封建的時代，日本的女子被她的父母賣給娼寮，當娼妓或藝妓，多餘的女子多半將之殺死。但自紡織業和人造絲業發展之後，父母們便可以把他們的兒女當作有利的投資。日本紡織業和人造絲業，利用了最近代的技術，同時又從窮苦的農村裏募集了大批的農家女子做他們的勞働者。紗廠絲廠以合同僱用女人的勞働這種合同大都是一年，但大工廠則多是兩年或三年，定錢則付得很少。農民們送女兒進工廠是巴望得到一點現錢來償還債務與地租。

亞細亞對女人的野蠻觀念，把女人當作商品出賣。農民們欠債多的，便把女人賣給娼寮，以換一較大的一筆現款，用以還債。但農民多情願把女兒送入工廠，不願賣給娼寮，因為後者是一種終身的奴役。但不論是賣給娼寮或是送入工廠，女子本身並沒有主見，

她本人只是一種商品。父母或家長和公司代表簽訂合同，要他的女兒工作一定的時期，將她的工資一部分或全部支付給他。假如賣給娼寮，父親所要求的價目較大，女兒不能離開她們工作，要一直等到把全部債務還清。假如有逃跑的事情，那麼賣主或保人要賠償，而逃跑的人要是萬幸避開了工廠區或公娼區的守衛，可也逃不了警察，就是逃了警察，也沒有好的結果，大多要進更壞的工廠或是充當私娼。

農民的出賣女兒，是由於極度的貧乏。日本的傳統習慣，主張犧牲女子。日本家長經濟的形式雖然逐漸崩潰，但家長意識却仍然存在，他們把女人當作下流人，她要替她的父親或丈夫犧牲自由與生命，有時甚至爲兄弟們籌措教育經費而把女兒出賣。

但農民的出賣女兒，也不一定是爲了貧乏，有時是爲了積聚一些資本，甚至爲了女兒所有者一時的舒適。有些農民把女兒換來的錢跑到別個娼寮去。這是日本自誇的家族制度，法律對這樣的父親，不加懲罰，只要他不把女兒販賣兩次。日本帝國農業會社，近來在北方各縣作了一個關於拍賣女子的調查，結果是這樣的：

| 出賣女 子的原 因 | 大 | 森 | 宮 | 賀 | 秋 | 田 | 福 | 島 | 總 計 |
|-----------------|--------|--------|--------|--------|--------|---|---|---|--------|
| 經濟的原因 | 一一·四〇六 | 九·三二七 | 八·四九三 | 二一·一九六 | 四一·四二二 | | | | |
| 傳統的原因 | 六〇〇 | 五四九 | 一·〇九二 | 一·八九七 | 四·一一六 | | | | |
| 缺乏道德心 | 二·一五 | 五九五 | 六〇七 | 六〇三 | 二·〇二〇 | | | | |
| 奸 拐 | | 二五〇 | 九九〇 | 六七八 | 一九一一 | | | | |
| 其 他 | | 二四一 | | 六二三 | 八六四 | | | | |
| 總 計 | 三·三二一 | 一〇·九六二 | 一一·一九二 | 二四·九七五 | 五〇·三四〇 | | | | |

這四縣的人口合計四百五十萬，在一九三四的頭十月出賣了女子五〇·三四〇人。這些地方出賣女人成了傳統的習慣。她們是日本最窮的地方，而且在一九三四年與三五年受了災難。這表中有百分之八十二是由於經濟的原因。而所謂傳統的習慣，大約不是指父母真正爲了餓餓或還債而出賣女兒，而是爲着積聚資本或認爲藝妓並不是不名譽的職業。至所謂缺乏道德心，則或係指做父親的拿出賣女兒得來的錢供自己揮霍，這也算是日本女兒能盡孝道了呵！

日本出賣女兒所預支的款項，依單位日圓計算：

| 種類 | 最高額 | 最低額 | 平均數 |
|------|-------|-----|-----|
| 藝妓 | 二・三〇〇 | 一〇〇 | 八〇〇 |
| 公娼 | 二・〇〇〇 | 五〇 | 九〇〇 |
| 私娼 | 八〇六 | 一〇 | 四〇〇 |
| 女茶房 | 五〇〇 | 五 | 一四〇 |
| 下女看護 | 一〇〇 | 五 | 四〇 |
| 工廠女工 | 三〇〇 | 五 | 一三〇 |
| 其他 | 一一〇 | 一 | 三〇 |

關於工廠的女子，她們的工資大部分被她們的父親所預支，讓她們做債務的奴隸。藝妓與娼寮的預支數比較高，這隱含她們沒有回家的希望，要永遠當奴隸。男人可以隨便處置女子的自由，這是日本人的高尚的道德觀念！

以女人做犧牲的傳統習慣，對於地主廠主以及官僚政府有最大的利益。工廠既然

能夠獲得半奴隸的女性勞動的豐富的供給，所以男人不容易找到工作，而男人的工資水準，因此也非常低落。日本工廠工人的總數是這樣的：

| | 男 | 工 | 女 | 工 | 合 | 計 |
|------|---|-----------|---|-----------|---|-----------|
| 一九二九 | | 九五五、四九一 | | 一・一三四、二五九 | | 二・〇八九、七八六 |
| 一九三一 | | 八九二、四八五 | | 九〇七、七七三 | | 一・八〇〇、二五八 |
| 一九三二 | | 九六八、四三三 | | 九〇五、八六〇 | | 一・八七四、〇〇〇 |
| 一九三三 | | 一・〇九八、二七六 | | 九五二、二二五 | | 二・〇五〇、五〇一 |

一九三二年之後，由於鋼鐵工程事業較為景氣，棉紗廠又加強活動，所以男性工人的數字才大大增加。同時由於對華侵略引起了鋼鐵軍事生產中的好景氣，以致重工業漸形重要，而又因日圓跌價，給予機器製造以一個衝動。輕工業雖然可以使用廉價的女工，但重工業則必需採用男工。

東京各業中，男女工每日平資工錢是這樣的：

| 業 別 | 一九二九 | 一九三四 |
|------|------|------|
| 縷絲女工 | 一・〇三 | 〇・七一 |
| 棉 紡 | 一・四四 | 〇・八一 |
| 織布女工 | 〇・八四 | 〇・七二 |
| 練絲女工 | 一・六六 | 一・三三 |
| 織襪女工 | 一・五六 | 一・一七 |
| 織襪男工 | 二・二〇 | 二・〇四 |
| 車床女工 | 四・一九 | 五・二七 |
| 火柴男工 | 一・七〇 | 〇・九〇 |
| 火柴女工 | 〇・八五 | 〇・六五 |
| 男日工 | 二・〇一 | 一・六一 |
| 女日工 | 一・〇九 | 〇・八四 |

這種工錢，並不能維持工人的舒適生活。日本的生活費並不低，米的零買價格，比在倫敦還要貴些。棉貨房錢也一樣不便宜。工人工資降到最低的限度，同時日圓又降價，物

價又上漲。

女工中有的年齡不到十四歲，但多數則是十五歲或十六歲的年青少女。她們生長於鄉間不知道，保護她們的法律，不知道她們的合同是不合法的。官廳與警察，都站在廠主方面。警察把逃走了的女工依然交還工廠。女工住在廠主所建的宿舍裏面，一到罷工的時候，就把女子封鎖起來，不讓她們與男工聯合。廠裏為減少男工的工作時間，但不減少工錢，女工可沒有這樣的優待。小工廠裏男女工以待遇更加壞，而女工尤其壞得厲害。日本農村的貧乏，女子勞働以及婦女的奴隸地位，大隊失業工人的沒有救濟，這三個要素，使日本工人的工資停滯於殖民地水準上，而使大資本家獲得極大的利益。



關於對待婦女，日本的法律與習慣並沒有從封建觀念進步了多少。日本女人仍然可以賣買，和商品一樣。就是中等階級的女人，也距奴隸的地位不遠。民法注定了女人的劣等地位；女人不得丈夫的許可，不能簽訂合同；她沒有財產權，她從結婚帶來的財產，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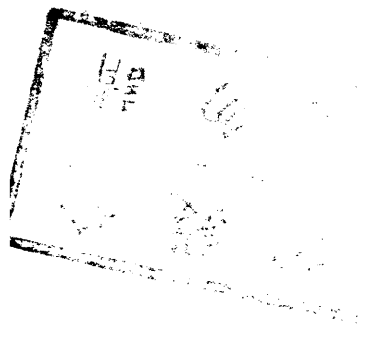
有她的丈夫才能處分；女人不能承產，除非定出特別的辦法；男人不舉出什麼理由便可把女人拋棄，把她送回娘家，——離婚，也沒有養活她的義務。男人犯了和姦罪不受處罰，除非被姦的女人的丈夫對他起訴。

女人不能和丈夫離婚即使他討了小老婆。日本人常常討小老婆，即所謂第二妻。倘如爲了這個原因離開她的丈夫，她不能要求贍養費。生出來的兒女都歸屬丈夫。

中等與貴族階級的婦女，簡直是女傭人。那怕有了傭人，仍然是她自己伺候丈夫及父母。丈夫通姦，女人不能過問。丈夫沒有回家，女人不能先睡。女人不敢同丈夫同桌吃飯。她伺候男人吃飯，丈夫一拍手，她就來了。她不隨丈夫出席於社交性質的宴會。如果她陪伴丈夫出外散步，必須走在後面並要隔離幾步。女人的奴隸地位，使女人感到不滿，而走向反抗之路。這又是社會不安定的一個原素。因此日本最高貴的人家的女子，居然受了共產主義的宣傳。一九三四年就有兩個貴院議員的女兒因共產主義活動被捕，一九三二年國務院書記長柴田的兒子和幾個富人的兒女也以同樣罪名被捕。

共產主義進入富家子女中的原因，有一部份是由於家庭制度的指導，尤其是關於女性。不論家庭富厚到什麼程度，女人總是商品這類東西。『要把女人從思想上殺死，這樣，她然後有力量來抵抗給予她的恥辱了。』同時日本的家族制度，剝奪了青年男女的一切社交，剝奪了他們簡單的快樂。於是富家青年逛藝妓，沒有錢的學生就漂咖啡店的女侍或舞女。沒有被狹義的愛國反動教育麻醉的青年男女，便起來反抗現存的社會制度。

(節譯 Japan-the Foot of Clay)



戰時的日本婦女

自從中日戰事爆發以來，在東京的市街上就出現了種種奇特的景象。日本的婦女本是世界上最膽怯、最保守、最受壓迫的婦女，現在却可見她們成羣的在街路上出現了，歡送士兵出發，迎接從前線回來的傷兵，相幫從前方接到屍灰的家族做佛事，有些婦女忙忙的在受着短期的看護訓練，有些更甚至於在學習軍事。這些現象在西方人也許不算甚麼，但以日本的家庭生活爲背景，這景象就使人爲之喫驚了。

我們不妨來檢查一下日本婦女平日的的生活背景，她的一生原一直是在以男子爲中心的世界中活動着的。孩子時代她服從父親，嫁後當然隨夫，夫死則隨長子。她既沒有政治經濟的權利，也沒有社會的利益，她並無投票權，沒有父親或丈夫的同意，她也不能實際享有財產權。如果她在嫁後出去做工賺錢，她的丈夫有合法權利支配她的工資。人

家很少一起請她和她丈夫的。她丈夫在家裏請客時，她的職務僅在侍候客人，而不算是宴會中的一員的。她的時間大半多在家庭中消耗掉，在廚房中，在照顧家庭的需要，在養育子孫等等。

現在發生戰事了，成千成萬的男子離開他們原有的職業上前線去了。日本的婦女現在尚沒有如歐戰時歐美婦女般大規模的替代男子職務，日本的失業人口原本很多，走掉一人至少還有一人來代替他（實際上通常並不用人替代，只把留在工人的工作時間延長就是了。）雖說戰事的結果開放給婦女的職業並不多，但及於她們的影響却並不小，戰事把她們從家庭中拉了出來，叫她們在集團和組織間做工作。

現在日本已有許多和戰事有關的婦女團體在忙忙的活動着。其中資格最老的一個要算『婦女愛國會』，那是在卅五年前由奧村夫人所創立的，目的僅在組織上層階級的婦女。高級官吏的夫人，大商人大職業家的太太們都是屬於這一團體。她們訓練戰地醫院的看護，爲受傷者縫紉帶，並在農村間開辦白日育兒所。不過她們的數目有限，只

幾千人。

但陸軍方面很快就看出了婦女在國家緊急時所能供獻的幫助，他們要求有一個包含數百萬人，不是數千人的婦女團體。在三年半前他們就推動了一次組織中下層階級的婦女運動，包含農婦、女工、小店舖的女老板等。這些婦女就組織成了『國防婦人會』，現有兩百萬的會員，其支部遍及日本各地。現在她們的會員們、小姑、少婦、老婆婆都穿了簡單的服裝，每天成羣的去歡送士兵出發，迎接傷者回來，參加示威遊行，及縫紉等服務。不論怎樣麻煩的工作她們都不拒絕實在也無法可拒絕。

第三個組織是『空襲防護團』，那是中日事件爆發之後組織的，現在在日本各城市也均設有支部。這是根據保甲制組織的，每十家爲一單位，每一單位遣送一婦女代表至中央部，這中央部是由一與軍隊有關的男子所指導。這男子教導每一個代表在受空襲時或防空練習時她應在她鄰居間做些甚麼，提水、搬運沙袋和監視熄滅燈火。

婦女選舉運動會現在亦打算和政府合作，供獻去協助目前的『國民精神動員』

運動。現在日本政府已遣送許多婦女到全國窮鄉僻隅去旅行，向當地的婦女們去解釋戰爭的情形和她們應如何幫助國家。

最近更有一個消息，謂東京首都警視廳預備僱用女警察了。許多警察均被召去入伍，所以警視廳方面希望用若干女子來代替，特別是警務部和出張所。

這 婦女活動自然要給於日本的家族關係極大的影響。婦女們現在要一早離開家庭去迎送來往的兵車，男子們要自己去煮飯（恐怕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不再由妻子同他穿衣取帽，也不再由妻子鞠躬如也的恭送他出門；不久跑到崗位上時，他會發見是一個女警察，他還得向他鞠躬並聽她的命令。在這種情況下，他和她的思想方式自會油然打動彼此了。雖然日本的現社會仍在男子指導之下，婦女仍受男子的指揮約束，但婦人終於被從狹隘的家庭圈子內拉了出來了，她們也是以社會的一員和男子相混合了。這種事實日本的許多女性均認為是她們現狀的一大革命。

女警察及女學生的軍事訓練

上 司
小 劍

像東京大阪那樣，平常男子要比女子多二十萬以上，故男子出征者雖有相當數目，但並不顯著地覺得至於農村，大率女子要比男子多，這時候，很顯然的覺得男子不足。即在平時女子的農業勞働，已成爲必要的工作。現在是婦人非至山林田野從事於勞作不可，而不再把姑娘們送到城市裏去當女僕，頓使城市似有女僕不足之感，這且不談。可是今回事變的機會，把婦女職業戰線的範圍，加鞭的促進，却是的確不移的事實。本來，婦女職業，雖然不斷的在多起來，但因爲受了男子本位的影響，婦女無論如何也不過在小的銀幕上稍現身手而已。女子在社會上活動的範圍，正和家庭的內助一樣，老限於輔助者的地位；職業的主體，看起來到處是男子的。

可是，因了這次的事變，男子的職業，讓與女子的漸漸的多起來。即在事變收拾以後，

女子已經占有了的椅子，決不會完全就還給男子，或者一部分就這樣的留作爲婦女的職業。雖不致因此釀成男女對立，但也許就成爲男子本位的影子，漸漸淡薄起來的原因。聽說警視廳方面，正想多多增添警察，並預備添女警察以補不足之數。原來女警察這東西，即使在平日，也是用得着的，並不是因爲外國既然有了，日本也不妨有之。警察的事務，有些地方，還是婦女相宜。警視廳的計劃若是實現了，在帝都看見了若干女警察的影子以後，那末嘗到了他的效果以後的市民，即在事變之後，也不想廢止了。將來或會有女警察署長及女警視廳總監出現，也未可知。

如前所述，目今的社會，職業的主體全在男子。故各種領袖事務，女的小學校長，也不過東京一人，其他各地若干人，及醫院的看護婦長，資本家的未亡人來做的女社長而已。女人的『長』，若想擴充到什麼警察署長，都恐怕離實際太遠吧。我想由女人來做郵政局長，那倒是很好的，而且也許是更適當。特別是三等局長，就是在現在，用著丈夫的名義，而實際的局長事務是由夫人來做的也很多。此外如鄉村的火車小站站長，由婦女來做，

似也相宜，雖並不是看美國的樣，而鄉村小站站長，叫婦女來充當已經綽綽有餘的了，像賣報及紙烟的主婦就這樣來充當站長，行使賣票等簡單職務，有何不可？無論那一個山間的小站，自站長助理以至脚夫，至少有五六人，豈不是浪費？把這邊的冗員，調到忙的車站，緩和緊張工作著的人員，自然可以減少許多危險的事情。在人口過剩的日本，爲了要救濟失業，極端整理人員，也許會引起社會問題。像美國那樣設立完全不用職員旅客上下火車，全憑信號的所謂『旗站』的簡便法，要在任何鄉村小站實行，還談不到。而且更有一層，若不是一般社會道德與訓練非常發達，乘客又都是懂得規矩的，那末過失與事故，便有屢發的危險，在這情況之下，豈不是以設女站長爲妥？所以當事變發生之際，與警視廳的女警察併行的，頗願鐵道方面，也有女站長女助理等的出現。在愛知縣所管轄的三十餘女校學生一萬五千餘人，有卽日起實施軍事訓練之說，眼看這婦女軍隊，成功了所謂『娘子軍』的計劃以後，卽使可以斷言今後沒有此種必要，也可說是非常勇敢的企圖了。但無論在怎麼樣重要的時局，最要緊的是切勿做得過火，致貽後悔。我將進這樣

的忠告，即連普通的運動，以及平常的體操，對於女子，也有談不到有助於健康的地方；特別是近代的運動，甚且有男子的健康被奪，因而夭折的事實。又得談到美國的事情了：他們那邊頗有拿那種過激的運動，叫黑人及他們所謂的劣等民族去玩弄；而自己，似乎有轉到傍邊像看把戲一樣看看的傾向。這且不去管他，世界第一強國的日本，因了武備的大進步而訓練漸趨激烈的我國，實用的軍事訓練，果真是女學生的身體所受得了的嗎？單只作為運動，而形式的操練操練，那又何必特地把武器拿在手裏？

在太古母系時代，女子的體力，似駕乎男子之上，但因女子有妊娠及分娩的特權（或可說是弱點）也有不能與男子同樣的勞作與鬥爭的時候，現在文明國的婦女，因了長期的社會制度的關係，體力已比男子弱得多了；此後因了社會的變遷，與男子同等的時代也許會有；但若拿了像現在這樣弱的身體，而去受什麼軍事訓練，這樣過分使用身體的結果會使妊娠減少而影響到分娩，那可不是玩的！要使婦女從事於軍隊生活，正和不能叫男子去生兒子一樣。總之：女學生的軍事訓練，無論如何是『矯枉過正』的辦法！

納粹統治下的德國婦女

One of Them

我以爲一國政府的好壞，可憑牠對婦女的待遇來斷定。在一切法西斯專政的國家裏，在開頭，總有大批婦女擁護或景慕法西斯蒂。在『黑衫黨』未獲得政權以前，我們甚至看見穿着制服的婦女在賣着他們的機關報。在德國也發生同樣的事情，當希特勒的動人的宣言抓住婦女們的時候：『當獲得政權的時候，每個男人都有工作做，每個女人都有一個丈夫。』

希特勒剛剛忽略了一個事實：德國婦女比男子多二百萬。人們只要細心考察一下德國戰後的經濟狀況，就能充份瞭解這一諾言對於德國婦女的影響如何。在過去十年中，德國沒有和平，只有法西斯蒂與左翼政黨間的不斷的鬥爭。這種鬥爭使工人階級犧牲了成千成百的生命。五百萬男人失業了。他們整天站在街角上，或坐在家裏怨訴，而他

們的女眷則爲着幾個便士（錢幣名，相當中國的角。——譯者）無日無夜地爲工廠縫衣服。歐戰以後，德國婦女一直在受苦，但她們還沒有受過在希特勒統治下那樣的苦。希特勒的諾言結果使她們挨餓、坐牢、受刑、做廉價的勞作。希特勒剝奪了她們在長期鬥爭中所獲得的權利。反女性運動非常熱烈地進行着。舊日的堤防恢復了，舊日的禁令復活了。希特勒公然宣言他所領導的黨是男性的黨。

現在德國婦女沒有任何權利。她們已被丟在職業圈子之外，她們的職業都被男子們搶去了。她們不再有進大學的權利。不錯，大學還留着極少數的女學生，但她們在學裏的職務被迭爾（Dial）夫人嚴格地規定了：『女學生必須創造一種禮教。她們應該輕視不尊重禮教的婦女。』

希特勒的另一個婦女領袖安娜·淑爾凱（Anna Zuehlke）規定德國婦女的任務如下：『一個婦女的最重大的任務，就是替她的祖國，她的民族生孩子……讓男人們從事政治活動，從我們德國祖先的時候起，婦女的義務就是在國民生活中建立一種文化』

的家庭生活……婦女回到家庭去這句口號，是我們領袖（指希特勒——譯者）的一種仁慈而有遠見的思想的表現。」

至關於一個勞動婦女怎能養活一家四口或五口，怎能從一星期三十先令的工錢——這是現在一個德國女工的平均工錢——中繳納房租等問題，却一字不提。不錯，失業人數是減小了，但一般的工錢却低得可憐。然而報紙和傳單每天勸告主婦們不要買便宜的外國奶油，雞蛋和牛奶餅，應該買德國貨，『因為不單家庭的福利依靠德國婦女，而國家的福利也是依靠她們的。』

有政治思想的女工被人輕視，政治思想是過去實行平等的不記名選舉時代的『不愉快的產物。』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沒有這種制度了，在現在的德國，『德國』的婦女，代替了政治的婦女……『德國』的婦女的天經地義的任務就是替民族傳種，和保護民族的禮教。

凡是瞭解勞苦而聰明的德國女工階級的人，都知道她們不相信這種鬼話，但這種

宣傳依舊天天向她們傾注，雖然她們把主張『婦女生活的真正中心就是她的廚房』的報紙加以燒燬。德國婦女像一切進步的婦女一樣，需要平等，要為社會服務。她們絕不為有納粹思想的自尊自大的傢伙效勞。

結婚被認為是增殖新一代的國民的一種手段，因為每個法西國家都需要戰爭，需要更多的兵士，但沒有金錢可為產母們和嬰孩們謀安全。普魯士的內政部勸告婦女不要到醫院裏去生產，應該在自己家裏生產，為的是要『加強家族的本能』。雖然誰都知道在家裏生產要大大提高產母的死亡率。

這個法西國家非但不能增加幼稚園和育嬰學校的數量，以與牠所需要孩子們的數量相副，就是現有的小學校在不久的未來亦將關門，因為他們認為家庭的氛圍氣，比最美麗的幼稚園更宜於孩子們的發育。為要理解這個主張的意義，我們必須知道德國城市的貧民窟的情形：臉色蒼白的孩子們，在街道上或在永遠看不見陽光的屋街裏玩着垃圾。

但在每一本小冊子裏，在每一婦女的專頁上，都講到優生學。我只須引一個例子就夠了：『德國人民的前途，是決定於母親們的子宮。我們必須用火熱的字把這個義務寫在我們婦女們和女孩們的心上。一個女孩在沒有懂得「種族的純潔」的意義和重要性以前，不應出到世界上去。』

上面關於第三帝國的婦女地位的話，可由官方的文告來證明。下面的話，到將來才能證明，因為在目前說出真名實姓會使一羣人受到危險。但我必須說的關於德國女囚徒的待遇的話，是國內人人都在傳說的話。此刻坐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坐過三次牢的女郎。她第一次坐牢的時候，只有十七歲。她的罪名是她的父親，她的哥哥，她的未婚夫，都是社會主義者。有一次她同二十個妓女被關在一間小小的牢房裏三日三夜沒有東西吃。當妓女們要把自己的食物分給她吃的時候，她們遭了毒打。後來她被強迫灌進大量火酒，要她供出一切——『但一個人在這種時候，却有鐵一般的意志。』她說。一切女囚徒都必須在男人面前剝光衣服。她們往往被綁在椅子上，加以毒打，醫生在旁邊看着，

她們昏過去的時候，醫生就命令停止敲打。在一次共產黨案的大審判中，他們命令一個四十六歲的女犯人，在椅子上坐下——『我在犯人醫院裏住了九個月，』她說，『但我的傷口依然使我不能坐。法官可以說明我為什麼要受這樣的待遇？』回答是『囚犯的問題跟審判毫無關係，』婦女們離開牢獄的時候，都染上傳染病，斷了脊骨，破了腎臟，一生都毀了。這是目前德國最優秀的婦女的命運。這些婦女都為她們的權利和她們的理想而鬥爭，反抗法西斯主義，反抗壓迫和飢餓，為她們的孩子們爭取較好的前途。

(英·Left Review)(羣譯)

附錄

列寧論婦女解放

Jean Bruhat

法國婦女參與麵包、和平與自由的鬥爭很爲活躍。一九三六年六月她們跟男同志共同奮鬥並加入了工會以保衛既得的利益。雖然她們沒有參政的權利（這是民主的法蘭西的羞恥），她們還贊助着人民陣線的凱旋而不許『暫時停止』阻當人民陣線政綱的實行。

這些婦女當中，有些對那拒絕她們的權利的掠取不加計較，並且同時也很盡心於她的家庭和孩子們，其中最熱心的且加入了前進的政黨。但還要多做些，前進的政黨（按指共產黨——編者）要做法國民族的標準的黨，如果婦女們沒有接受牠的影響，牠的理想是不會成功的。

首先，婦女需要共產黨以保衛她們，解放她們，而共產黨則不能夠沒有婦女的合作。『沒有婦女，』列寧寫道，『而要引大衆參加政治是不可能的。』他更說：『如果沒有廣大的工人婦女大量的參加，要實現某種政策是不可能的。』蘇聯的革命歷史指示出自無產階級和農民獲得政權後，欲穩固已得的勝利，必須獲得婦女界的支持。一九一九年九月列寧對莫斯科沒有入共產黨的工人們宣稱：『我們說工人們的解放是工人們自己的事業，同樣，女工們的解放非他們自己努力也就沒有成功的可能。女工們應自己從事於這樣的創設的發展（關於模範的公共育兒所）這種婦女活動將使她們在資本社會裏的舊地位完全改變。』〔註一〕

我們是保護婦女和兒童的——這一點，凡忠於列寧遺教的婦女們首先應對她們的沒有黨的姊妹們說明。

共產黨曾爲婦女權利而奮鬥，現在奮鬥着，將來仍須繼續奮鬥。自資本主義發展以後，婦女已進入工業生產部門裏面去了。她們之被剝削比男子們更甚。我們應該鬥爭，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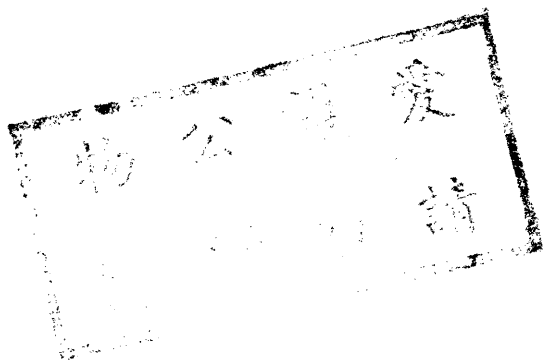
使婦女獲得優良的工作條件。

資本主義利用婦女的勞働，但同時牠也創立婦女們鬥爭的新條件，而且是順利的條件。列寧以爲婦女最底限度的權利的奪取是第一重要的政治鬥爭。離婚權利獲得的鬥爭是婦女解放的第一步。『雖然這是容易曉得的，承認和丈夫分離的自由並不是請所有婦人都離婚。』像我們的國家裏婦女沒有一點選舉權，如不爲婦女參政權的奪取而鬥爭（不是說話而應是實行）則不能算是個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人們，應該不至反對我們罷。在資本制度下，我們這種權利是應正式存在的。列寧切實地說：『一切的民主是存在於權利的公布和實現，在資本主義下，這些權利的實現是有限的和相對的，沒有立即的和直接的鬥爭以獲得這些權利，沒有大衆的教育在這樣的鬥爭精神裏，社會主義是無從實現的。』

如果共產黨專注力於婦女的權利，和她們工作條例的改良，則他們也就施惠於兒童，這『我們最溫和的希望。』我們是忠於列寧的。

【原註】一九三八年的蘇聯，可以說已是婦女和兒童們最有幸福的國家。

(法 L'Humanite)(江文新譯)



編輯後記

爲着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我們特地把這十幾篇談述國際婦女動態的文章編輯起來，印成這本小冊子。其中有些文章是專爲本書而譯的。因爲時間與篇幅的關係，我們的選材很受限制，有三篇敘述英美及挪威的女性的和一篇日本中央公論介紹中國著名婦女領袖的文章，都臨時抽出。但我們相信，就是單這十幾篇，讀者也可以看出中國婦女在抗戰時期活躍的姿態，和在各種不同政治制度之下，婦女們的不同的命運了。

蘇聯婦女在政治上的地位是選自集納的，蘇聯的婦女一篇則採自一般半月刊。我們都會徵得各該刊的編輯人的同意，在這裏，我們謹向兩刊編者和譯者楓周方兩位先生敬致謝意。

編者 三，七，一九三八。

每日譯報叢書出版預告

每週出書一冊，每冊約四萬字至六萬字；以下各書，即將陸續出版。

(1) 國際婦女動態

(2) 華北官僚羣像

(3) 托洛斯基派的國際活動

(4) 中國抗戰戰略檢討

(5) 從蘇維埃共和國到特區政府

(6) 香港與新嘉坡

(7) 中日大戰中遠東巡禮

(8) 老人 (西班牙內戰報告文學集)

(9) 國際名人評介

(10) 戰時日本的經濟危機

(11) 日蘇日英軍力的比較

(12) 中國抗戰與外蒙

日 每 商 英

報 譯

種 一 第 書 叢

態 動 女 婦 際 國

分 五 角 二 幣 國 價 實 冊 每

二 十 七 年 三 月 八 日 初 版

編 譯 者 每 日 譯 報 社 編 輯 部

發 行 人 孫 特 門 司 鮑 裴 納 士

發 行 者 英 商 每 日 譯 報 社 發 行 部

經 售 者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Mei Jih Y-Pao

(The News Digest)

Published daily by UNIVERSIYT PRESS LTD.,
(Incorporated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of Hongkong)

Gen. Office: 117 Av. Edward VII, Shanghai.

Directors: J. A. E. SANDERS-BATES, N. E. BONNER.

Tel. Nos. 54 9 & 13898, Cables: "Scholaris."

日 一 廿 月 一 年 七 廿 國 民 刊 創 報 本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5521B

